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星

唐西明寺釋氏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内詳述名理
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内論
義事一條
上以冬雪未降内立齋祀召佛道二
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
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与道士
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与道
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頵宅難莊易
義一條
永徽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
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
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
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
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篤由是江表
談玄規猷自備關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非輪
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脣乖乎進人代致
混論辯韜陷顧斯陳迹不無梼悼致
有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
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
聞敘斯實錄事連底極故絕浮詞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

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勑追僧道士各
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竪五蘊
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賾李
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
光如夢海雖事往返卒落無歸次下
勑遣道士竪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六
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
肅清豈直掩映軒羲亦乃牢籠周漢
又嘆仰佛化載濟黎元文多不載便
問榮云先生云道生萬物未知此道
為是有知為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既為天地之法
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
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四 [illegible]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趣
此善惡昇沉衆雜揔生則無知矣如
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
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主子育
黔黎向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
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
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偰夔龍之輩
而復生飛廉惡来靳尚新王之侶諛
諂其君令邦國危乱哉羽族之中何
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鷲惡鳥
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騏驥騮馬而
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惟
生松栢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樠櫨
樗棘葶芰蕟艿乎既而混生万物不
簡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
云天地取法而為萬物之宗始乎
擾我如来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
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
則琉璃為地黄金界道瓊枝蔭陌玉
葉垂空甘露充粮綺衣為座惡業多
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衢稗飯充虚
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耘日夜
駈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揣言道生道實不
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
知何對立時秉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
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竪
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忝其
抗論立惟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
道名有所觸悞即奏云黃壽身預黃
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
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
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
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
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
餘及於是蒙　勑云是更竪別義壽
因此挫銳流汗失圖雖事言對次序
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瞋僧等見將
燭来便起辯退　勑曰向来觀師等
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
向来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識如聖旨
何者衆僧竪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
無言遂鏜闇湯語至如僧竪五蘊義
黃賾以蔭名来難且蔭以覆蓋為宗
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
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

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四　第五張　昆

統以攝稱為蘊義若以蔭名未難義
理會乖又神泰堅九斷知義道士生
来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
處無以遮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然
適南越而擬轡北冥馬足雖行稍方
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
由是宗旨不明塵黷　聖聽過在道
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義故論云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見殿柱
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乱二眼根不壞
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
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羲光已
没龍燭未明縱有朱攝何由可見又如
禾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
能生牙夏藏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
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
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
亦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
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號佛為無等覺為天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
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等梵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詿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歸詣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攝事等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奉辭

勅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菩薩斷知等義莫允 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 勅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擇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會昌之懷亦具贍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崇奉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 [illegible]第張温

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
寺鐘鼓振地香花亂空自北城之達
南寺十餘里中街備閬闠至十三日
清旦 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
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
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 御覽
事訖方還尋即下勑追僧道士各七
人入 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
道士在西俱時上殿 帝曰佛道二
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為於无
為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
落學照古今志契實坊業光空有可
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
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
遐安邇肅既而寰內無事垂慮玄門
爰詔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
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
昇玉砌所恐闇見寡拱詞韻庸踈虛
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 勑
云好師等俊位坐又勑云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去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
柱下今日竪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
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　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
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為三千
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
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
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
妄定華夷伏惟　陛下屈初地之尊
光臨贍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敷慈
燈於闇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
說未可為依勑云好更遣上仍僧為
先尒時會隱法師昇座竪四無畏義
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
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
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
數荅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
達無擁義耶荅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通達無擁名洞未審老君於物得洞
以不荅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難何能洞
於萬物乎榮云師緩莫過相陵礫學在
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
談論其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素孤息吉人
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乜可出外別
敘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与
立同是出家捨形討事焉可同耶先
生鬢髮不剪褌袴未除手把桃符腰
懸赤袋巡門厭鬼莊巷摩兒本不異
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
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為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
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御亦一種是
毛何為角髮不角鬚榮遂拄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
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慙往哲
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
僧与論時熱坐久恐勞　主上旦聲
勑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
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
勑使報奘云七僧入內与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師寂好兩人雖未論

[illegible]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
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
遂因氏焉趙襄趙追即其遠祖隨官
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
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
父毅隋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
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
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姊
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
家住幽州照仁寺攝以公貫無由達
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
猷慧解適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
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
聲榮藉甚耀逸京皋慈恩譯經通
詔嚴亢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
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既染芝蘭
芬郁逾美自到 帝京頻登閣華潔
齋行道丕光揚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
暉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僧顯僧倫既
非數无略而不述發其聲辯包富寫送雲
行事逾宿攝盡難与覺遂使挫拉強
衛須劉帝前頒問此何人斯答曰其

太幽州偘也所之帝偏明昧各副諳
塵類告焚幽州御大好斬言有音
至七月內　勅鴻臚寺慶倫補充
西明寺都維那進不肯諳詣　關辯
退所司牒之不爲遇來因理備務不
墜景弘論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
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雩未零
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雩祈雩降天澤
福場故能請屬中禁廣嚴法座下
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
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
始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決疑釋
李披揚邇翻旋即斷帶觀終古無
之天子親問東明末已登座具含時
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
勅東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
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爲
道本耶爲除名爲本際爲除本道名爲
本際答云本得進難云道本於除本
爲道本亦可除本於道道爲除本答
云何往不通互可若後道將本際乎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為道乎得相法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四　第十三張　星　奇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曰
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
者難忍登厭宗祖存纖默不能加報
亰即覆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
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
道自不得乎相法榮得重並既不領
難又不解結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為
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亰應聲挫之
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　帝心
翦莠之嘲塵黷　天聽義須弃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誥聊
以相答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
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
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
則應為道祖　道士當時忸怩無對
麈尾垂頭聲氣俱下亰因謂曰麈尾
已委鹿巾將折語聲既哽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遂迴下席尋即有　勅令
亰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亰江表庸
僧山中朽撑天光遠被漏影林泉粧
拄絲綸親臨御覺然則佛法僧寶光

上福田梯蹬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與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惟 陛下道邁軒羲德隆堯舜遵刃
万機弘顯三寶 皇后懋續宮闈
皇太子聲高啓頌今為音雨不降瑞
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
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
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 詔緇黃
各陳名理玉堦闡玉京之教金闕揚
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
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北辰
慶隆南岳 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
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 皇太子凝
神望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
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蒿華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
解頤之談云云然則 聖旨斯臨課
虛立義今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
羅蜜義此乃大乘之鳥駕方等之龍
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
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
不足盡其深華藏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攝之于道士張
悲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為唐此有何益荅曰字是唐字音是
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　又難曰
胡音何能益人　荅曰佛出天竺梵
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
益　彼進無難返唱不通哀體之曰
道士年耄今復發狂荅義若此顛不
思量　張曰我鄉忽狂哀調曰子心
不在鄉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為
張遂復座挑道士云論義曰般若非
愚智何以翻為智荅曰為欲破愚癡
嘆美稱為智　張責云何者是愚癡
而將智來破　荅曰愚人是道士將
智以破之　張曰我鄉忽是愚荅曰
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若云愚
我智藥亦違如是覆却教畨張遂飲
氣吞聲周慞失守無難坐默哀因捻
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逃道又避愚
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関　榮因問
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
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此數
美為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數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數到此岸 答曰誰
彼此兩亡數彼令離此 李曰數彼
不數此亦應非此不非彼 答曰數
彼令離此離彼亦亡 李榮更無
難乃嘲曰猶頭似彈丸解義亦團欒
褒接聲曰今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鴉鴉
彈彈黃雀足射射鴉鴉腰于時李既
發機被彈張元乃撥箭助之褒又調
曰李不自拔張狂助之姚生一愚鄰
不見助姚即發言義褒合調曰兩人
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
言無有從于時 天子欣然內宮諠
合 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
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褒云三吳勝地
本出英賢攢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
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
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
之日灑法音於帝捩何殊身子之狀
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褒謂諸道士曰
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
翳渥等呈耀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
須便列屑未待鄙言何有面對 天
顏輕為謔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

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彰之罪參難 集古今佛道論衡丁

可逃道士等大慙張元曰不須述也

東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

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

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

東之義道可曰脫類當時準的萬代

辭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綱紀

帝前无勞秦陣是以雲梯要帶徒聞

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

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

事第四

顯慶五年 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

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 勅

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惠立

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

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

經通下 勅停東都淨土寺褒即於

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

褒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

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

體高逸風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

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

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玄文往績 集大[illegible]卷四 [illegible]
雲山發州曠法師所經了多載徧閱
幽求會體素誠奧拔玄致於是同流
嵩六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
每推大乘至教允在渭陰播蕩淳源
乃流揚越曉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
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平歲會慈恩中
請高內挍揚京邑緇彥承風仰德以
名聞奏下勑徵延既達京師幽憂損
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
顧謂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
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
毗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
說戒之徒人我鏗然獄然驚視皆謂
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
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
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愆亦以信首
之路責以三關則周障無計導以五
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
能使含對無前翱集雲雨自戾止日
下光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學貫中

興大法斯人在斯幾有一月即蒙
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
不乘崇望晚迴洛下重復徵延聲崇
藉甚殊倫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
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痛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
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 勑對
道士李榮敘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勑召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
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
倫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感
事其跡不同或闡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
雅論於蓬山並馳名教之場未踐真
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
表嚴廊多暇二教聯襟控方外之輪
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
詔緇黃對揚宸主但靜泰編學謏聞
雕氷鑄木爾承豫了斧鉞交襟 聖
言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
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
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以外制自下愚盡實創起張陵吴時
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
純靜謀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
貞觀之際下　詔普焚此化胡經者
泰援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為沙門帛祖對論每屈
淨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
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
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
援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
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
指為繼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
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
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音無西邁
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
乎援榮對　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
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
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
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詐偷竊

佛教妥宜纖插首尾蹈機進退准含
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槐學士以定是非
即源真諫李榮太道人亦浪譯經援
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
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首事徒來莫知末緒援
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
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
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
史亦有俗士蕭承遠謝靈運等皆翻
譯倫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
鳥味銜或道青烏吻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
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
謂不可援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
孝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
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　皇之
宸照無知祭酒輙事毀謷案榮之罪
已合萬死李榮奏太老釋二教並是
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援
道切經太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第二十張

之事漸亦不廬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楷越已竊僧言經引刧文援偷訛語
總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潮佛風不披
緇服食我棄糧不見好音人之元良
胡不遄死刧是訛語豈是道言邊境
有人共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
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因
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異尿耶靜泰
奏言　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邪俚
為拒機將奉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
馬劍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
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屎尿
靜泰曰汝道在屎尿此攝從下而言
汝道本清虛何不攝極上而說又責
榮云汝面對寂極而云我莊子耶李
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
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
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
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
以對後人亦今稱我親承嚴　彥興
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對窮遂潮云
靜泰善莫悖偉我未發汝翻揚靜泰
太李榮為難何是蒙鏡先鄉米賊安

亦不良李樂遂云波頭似鈎蓋等語
大靜泰奏言此對蔬冕宜應雅論幸
許剛設承欲問作亦請朝李樂頭
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樂道
上額前垂鬟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
同鹿尾纔堪披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句孟浪泰又奏言向承　聖旨
令連脚嘲便曰李樂要長即貞而述
屢申龜項亟感鼈署舉手乍奮靈蹄
動脚時揺鶴膝李樂頓被嘲急不覺
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如
之一分則太長　李樂云向共相嘲
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関宋玉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悶悼迷
妄李樂是蜀郡詞人泰是洛陽才子
樂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関靜泰奏云
嚴揚不嗣江漢靈長樂為蜀郡詞人
一何自枉　李樂無詞又韓語云箇
是靈裏摭得靈輝靜泰云曳歌難當
自謂成章烏韻左言閑聞音賞李樂
又韓語云何意笑我為李王因言大
唐天子敬是李王靜泰云波此語為
自禹耶為禹帝耶如其自禹未是何

[illegible]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學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

過謝泰云帝子曰明一者皇寧道者

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

教自𢦏汝復不開以帝為王汝過之

極李學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

泰奏言李學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學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

尚何物綠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

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

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

法有嶋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

彼此若限以華夏恐子自弊於杜鄠

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學向云綠精

胡子自是惑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辭

亦無関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

略汝家之織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

或灰獄圖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

器或脅負楊枝或解髮却拘或交繩

反繫以廁溷而為神主將井竈而作

靈師自臣奴僕之辞又引頑愚之稱

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

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先序未之術惑之徒宿因緣紀加又
扣頭搏頰銜板經緋三數九陶之方
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
之教耶李榮不覺天是靜泰云李榮
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並指搆請
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奏
雖無德言老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
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
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學
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
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
恐疲　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
也于時靜泰腳痹未行少選停立奏
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痹　帝令人扶
之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
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靜而復語
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
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
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
答李榮事急辭云老不如少恐陛下
不樂由是失脣令還梓州形色摧惡

聲譽頗折道士之望唯指於崇飭其
對論失言舉宗落采　泰本洛陽人
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
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書覽
万機夜通論道礼誦餘暇偏重義宗
道士李榮老宗魁首特其管見親預
徵延屢遣勍敵乃条勝席故泰為衆
舉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
吾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況對
天顏褒贊足稱畫一典則千載之龜
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陳才術東臺
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
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
庸問欲遷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
素心常懷出俗遂同法王之業俗近
喻巢許之解網俗等非其所慕伏願
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
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
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
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垂顧使將五
人入寺尓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宇殿靈辯奉 詔問淨名經題目曰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
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
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
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
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
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
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
有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
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
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
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
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
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
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
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
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
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
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
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
无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
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
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

何止一不立思亦不存一不思何得經旨
稱不思荅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
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
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
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
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　勑放道
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勑留僧靈辯及
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
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
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荅道
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
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
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荅自然
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之道不
稱在陰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
自然周易豈為末荅元氣已來大道
為本万物皆從道生道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
若為遣難惠長不能荅因嘲之曰昔
列子纔遇季咸怳然心醉黃冠纔逢
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
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普亦必成瓦

集古今大德[illegible]
解令若更遇神筭赤吉將必永鎖鑰
上又奚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
萬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　難有
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
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
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
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無道無道誰生　答大道雖無形
無形之道能生於万法　難子外見
有毋知毋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
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万法万法即
是道亦可如毋能生子子應即是毋
又前言道為万法祖自違彼經教老
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毋毋祖
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字
得為物祖惠長捻領前語不得因潮
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巳倒殼皮
答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
為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
答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
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形　難

大道非祖　集古今佛道論衡[illegible]　答道本無名强為立名
為物之祖郍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强
為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强為物祖
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强說祖亦
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强說形　又難
難象無别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答
道是玄微眼為麁法二義不同妄得
為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
性乖若為同體恵長又無答辯奏曰
霊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
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
六日於蓬莱宮又与道士論難其道
士對答不相領當無可記録至六月
十二日於蓬莱宮蓬莱殿論義霊辯
与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
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
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况榮不如前括
辯奏曰霊辯誠為後生李榮故當是
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語）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
榮開界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
詮　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
可度量妙道既絶言詞若為得答題

[illegible]

曰答玄難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
有言說此說無所說　難玄若可言
詮即當云不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
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
樂頌難不得辯詶樂曰未喩先者必
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
言既其羕棘於理信亦迷滕又更為
迷前難　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
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
至道中无說无不說　辯曰此是中
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
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安得影茲正偈為彼邪言稱菩薩之
詞作監齊之語禁曰佛道何殊西域
名為涅槃止是此處死滅　辯曰瑩
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
域名涅槃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
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
無為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
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
爾滅即是脅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
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
來別二法雖同滅寘稱本不均因可

[illegible]
曰足下若不惜吝教我曰闡玄黃何
為以至人涅槃同應類生死　上大
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令乃翻是道人
竪義今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
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答
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
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
者空判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判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
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
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
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難
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
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
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
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　難玄是微
妙如何以言來詮　又汝玄理不可
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空亦應
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禁不能答直抗
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蕃僧入貢
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曰業[illegible]

然不答又謂之曰得無急術何事哉 [illegible]
嶠 榮曰既得玄音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開杜口
上士大笑今更難 辯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答玄難
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今未研尋莊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鵔皮欲似鈍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乘鳧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 枷提榮入京師曰著枷 榮曰死灰其
虛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者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來仍遭酷
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柱枷異支策學
枷非梧梧閒已隱枷栖真似濫吹竽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者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學來年亦應知
有學今年旣與學枷著來年亦與學
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昰者了時
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
曰李榮著枷　聖人必不承意儻若
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勵
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之雄
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鵜号道門英巳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
知努力加飡飯　辯曰衆僧本來齋
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
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
魚　辯曰向巳同齋何為語飯（當論時在中後）
榮曰蠢尒荆蠻詎堪為敵　辯曰同
德未被往日蹔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
涎袈裟何為得黒　辯曰心中旣有
紫棘頭上遂巢木皮未席　辯嘲榮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巳
高逝鸂鶒徒自喧巳前雜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朝　上旨垂恩於笑 [illegible]
崇齋中興國學博士范誠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
先生遊篤達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
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
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
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闕中
弥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
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
難留豈可使慧達仲堪獨論象繫道
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據宗塗標勝
題目以中考擊共叙幽微云尓　范
日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盲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
窮請更別舉章門以中往復　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一可修此
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
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
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
彭生以為一不亦豈非孟浪之談　范
日俗滯情於是非存生逐於若大小
難曰但於俗見之情應不齊彼此范
之質　范日意在於情　難曰不須

[illegible]

齊實　范曰不論齊質情詐得忘
難曰秋毫旣無陵霄之峯大山未有
入塵之細適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
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
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
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
齇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
論有老殊山毫旣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為
欲均形豈非為䖝晝足　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妻本是悟他今持晝足
過人翻為自因更益日山大毫小莊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
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
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
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旣不異不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一不同
靈辯姓婁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
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自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
脩淨業家遶古農閒傳貞素靈辯栽

[illegible]
深之英靈胤荊衡之秀氣幼而聰
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自黑天骨
峻爽風韻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蘊肅常若秋崖含霜松引風每至
辯波騰逸詞芝瀾落又如河翻飛流
月弦揚彩氷徹手中聲遍東都譽馳
天闕尋奉　勑往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為道士李榮等至經
往復靈辯肅對嚴縱數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璧敵摧鋒前無強陣
嘲戲間發滑稽餘論頻解聖顏每延
優獎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絕
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太卿宏論摧聞重席之賞元宗小辯
絕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璪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
理非獨詣尋微之趣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唐西明寺釋氏

唐麟德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述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
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真准佛道像
聖感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寶俱開洋
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執於雕章
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
經誥孰能輕舉謹竭誠心敬傳經像
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滌信之樞首
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
誘徧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去
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離
惱離者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
向奉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礼謁嘗
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
通故莫滞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願斯
言　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
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
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
真稟白凡庸錄斯觀伍形雖草化
造彌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
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物於無邊豈
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碁不釋酒
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隆叩齒而排
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
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
斯厚夜大敞明離裂久劫之郭纏解
無始之流縛生生卯反本之業代代
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
金銅佛像五軀 十一面觀音像二軀
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
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翁光於
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
已下卯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陶化
務誅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
明識所以聞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
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遂古之濛泉
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郭伏願恩隆

迹施不隣芳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
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
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篤悠哉
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構
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驗除惟聖茲焉
體鏡排二有而起悟聞乎五藏之經
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
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為解縛離惱寔
關於戒性由斯此德事等雲泥敬用
傾誠欽崇流施寫經造像無替暄涼
開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起見網早越
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
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
忽厠朝班叨之以學禮敬之以宗匠
斯之榮閒誠有其由真雖錄處黃冠
心存玄化討尋邪詰佛為道父後學
迷生妄存比競擬人以倫固難齊准
且佛為法王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
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

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二 [illegible]

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烏有之
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
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遐
壤遂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
於大同九天九有共蔭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
毀佛循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
競出迹於法王前循奉法志隆於羽
化是用丹誠奉述元討於仙經捿心
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
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
興而致讖緯徐寄茲而取喪是用擯
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
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
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
典西外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
大觀情事全非所錄況復朱門玉柱
之液靈薪熾士俗之情高無老君之
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濟於元陽如
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元

[illegible]
尋聲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沾流
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　十一面觀音菩薩一
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
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
故柱下之答未是光於視聽能仁之
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
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
渝是使致勞弥勤奉持難絕用斯上
善通被下元剋見網於此生獲正果
於未際貽諸末葉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
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
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
匿所以勞寫經像傳奉未聞開万古
之滌根樹百王之遠軌欲使一乘含舊
捨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
翻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

一人稱聖一主陶化一佛稱覺故使
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
循復代代異村豈惟一老劫劫開濟
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誚
有清通議早見周顒之説是以李耼
誕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述馬遷演於
流沙尹喜受而乘迹未若釋氏大聖
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
真俗遂拔誠欽仰奉尊歸衣造像書
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讃心用之
道日隆現未智開寡津之導將曉永
垂弘範貽則来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敬造盡以老氏之教不出
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
廣穢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
之志言未絶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
諧於真極一斯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
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及今之道控
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
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礼佛於鶴鳴隠
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
等効尤詳覈昇玄元宜永執

[illegible]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
行真所造真凡知希向早預法流於
雖黃老心滌緇釋緣像福本無事緣
譬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
始或盡智明達及參元咸有崇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所造大為道目拍義有存
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
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
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赤符莫通於
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鳥有未若佛
宗至極契入正之通津妙法窮真靜
八倒之迷蒙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
於大千万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
真不惟郭但奉佩遺象造像書經深
通兆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
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斷意馬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闡道本虛通
義非推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
同閑英秀咸尚佛宗歷代暗識諸生
晉大奇雖悔是不違從世不讀金科緣
生此見本同通敏至於汲汲三師相

從拜佛陶瓷兩像攝鍮捍宗詳于梁
魏之書俗倒蜀川之紀豈非捍木而
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
之非朽故飛泉具造像書經鍮勒願

宋本則同丹本始終逈異者何耶
今進退撿挍宋本錯乱失第三卷
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
則傍引道士郭行真捨道歸佛之
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
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
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
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
第三卷凡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
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連寫十
條之事是高祖大宗時事也然則
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
依丹本以高祖大宗時十事爲第
三卷高宗時七事爲第四卷而正
焉其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并附
于尾云 守其 序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